**圆桌派第三季第11集 烂片：怎样算烂 为何会烂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跨界、跨代，更加年轻，更加多元。言值就是生产力！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汪海林、李艾**

窦文涛：今天咱们这个大美人来了，大美人李艾，欢迎李艾。

李艾：我好久没来了，好开心。

窦文涛：主要是这两位，我需要你让他们有点兴奋度，对不对，看见你讲话，他们能够喷地更厉害。

李艾：真的吗，太好了，那我作用就达到了。

窦文涛：你现在不也演戏吗？

李艾：对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你得认识认识他，汪海林汪老师。

李艾：久仰大名，汪老师好。

汪海林：其实认识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主要是一批评人为主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李艾：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少批评我。

窦文涛：对，以后你要是拍烂片，对吧，先拜拜汪老师这码头。

李艾：是是是。

窦文涛：这汪老师可以说是，跟您是一代二代的关系，对吧，马爷是这个更早一辈的。

汪海林：前辈。

窦文涛：编剧什么的。

马未都：我那时候混饭吃的。

窦文涛：汪老师现在不混饭吃了。

马未都：他们是主业。

汪海林：现在越来越难混了。

窦文涛：而且他这个编剧自己都有行业协会，你知道，这汪老师是行业协会副主席了，现在编剧，你像这个水平高的， 他能达到个什么价。

汪海林：挺高的。

马未都：现在最贵的电影剧本多少钱呢？

汪海林：电影现在能够有几百万吧。

窦文涛：写一个本子。

汪海林：电视剧高的能够达到几十万，就是四五十万。

马未都：一集吗？

李艾：一集。

汪海林：一集，但是我们演员很多是一个戏是一个亿到两个亿，这不能比，但是这个据我所知的这几个，能够拿到三四十万以上的一集的，他们一般是要写七年才写出一个来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李艾：不对，但我听说现在很多编剧都是带着团队，大家一起弄，对吧，然后那个。

马未都：那种的便宜。

汪海林：因为它快速。

李艾：对，快速，比如说几十万一集是这个编剧的，然后他再以一个月多少，签给这个下面的小孩的。

汪海林：这种团队的话就拿不到那么高。

马未都：制片方都贼着呢，你去发一二包，他给你钱吗，门都没有。

窦文涛：老听人说这个剧本，剧本，一剧之本，但是您说今天这个娱乐界，他是角儿大呢，还是本大呢。

汪海林：还是角儿大吧。

窦文涛：是不得不承认。

汪海林：是的，因为现在是这样，你比如说以电视剧来说，电视台是，平台也是，你是什么演员我才买，那实际上就是说，你如果一开始搞定演员了，你这个戏基本上就挣钱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我对他这个演讲 ，这个有点印象深刻，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善，就是2016年的时候他讲，他说，说这些烂剧什么市场需要，他说所谓的有市场，就是那几个大电视台的那个购片人，而且大多都是中年妇女，她们“色情狂”，就买这个小鲜肉，她们这“色情狂”，把他给带出来，这就是汪海林。

汪海林：对，因为这个各电视台购片部门吧，你去看的话基本上是女同志，基本上是这个，而且是这个。

马未都：也到岁数了，这是肯定的，你不到岁数没这个权力。

汪海林：然后这几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电视台领导要来探班，这个戏在拍的时候，买还是不买，来探班，那么就要组织男演员，去陪领导吃饭了，不再是女演员去陪领导吃饭了，明白吗？

李艾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后就是基本上，就是你拍电视剧，基本上轮不着你。

马未都：没转过来，为什么要男的陪。

汪海林：因为都是女领导，购片的，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拍一个戏呢，他是这样，他的男演员都是一些实力派演员，实力派演员都长得不好看，一挑男一男二男三全那样。

不行，说那领导来了，那就把这个服装、副导演、化妆，小伙子长得精神的，收拾收拾，说你们陪领导吃饭，女演员一个都不许出现，这样，卖片。

而且你去看一下，现在大的影视公司发行人，现在都变成小伙子了。

窦文涛：这要不是编剧他会看戏。

汪海林：是，这跟以前我们接触的，以前发行各个公司都是小姑娘，漂亮小姑娘卖片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瞧这个海林兄讲的，你知道马爷，他引起我一种不可知论的怀疑，你知道就是比如说，试看今日之市场，所谓竟是谁家之天下，你知道我听他说的多了，我确实产生一个晃范儿，因为什么呢？

比如说像我们做电视节目的，我们就知道，假如这个一切都是可信的，对吧，我的收视率好了，那么我自然要应该往这个方向走。但是呢，他给我制造了一种阴谋论，至少在我脑子里，就是说假如这一切，都是可操纵的呢？

我现在就看到有些投资商，我就觉得就是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那既然投了钱呢，他必须成功，他怎么必须成功呢？就是所谓的上手段。

你比如说听业界也有这种传闻了，买数据啊，可以做数据，说这戏没有拍好，没有，这戏没拍好怎么办呢，走其他的公关的渠道，把它的口碑弄上来。

李艾：所以现在宣传费很高昂。

窦文涛：你看现在一有个人，做了一个什么活动做个什么，你看下面那个跟帖，我已经明显的能看出来，那肯定不是真实的这个粉丝。那就上次汪海林就讲，他说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粉丝叫好的都很可疑，他说只有我的那个粉丝长期观察是真的，我的微博底下就是长期以来18个粉丝，我一直观察，是你说的。

汪海林：我长期观察是真的。

李艾：但是，你想想你看，如果真要给钱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些数据它其实还是相对真实的，就是如果要，你不要说 你像微博下面你留个言是不要花钱的，你看电视是不要花钱的，有时候你点个网剧，如果你愿意忍它前面那个广告的话，你也可以不用花钱的。

但但凡说到要花钱，比如说现在特别是网络平台，它会有一个数据的这个统计，比如说这个剧，这个网剧上的时候，有多少人买了我们的那个会员，那个会员大概一个月，不知道多少钱的会员，或者是电影上的时候，那个钱是真的嘛，那个钱是真实的钱。

汪海林：电影里有一个行话叫做票补，头三天的这个票房，都是制作公司自己买的。

李艾：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投资方真正挣到兜里的钱，他是看得见的，他是知道自己挣了多少钱的。

汪海林：现在就是变成，你营销的成本越来越大，因为原来就是说我拍了电影，我就该收钱的，我还得花钱，我得去买票，去锁场是吧。

锁场现在还有技巧，锁是前几排后几排，反正中间出现过，是吧，就是你买十张票也不行，锁不了一场，因为你没人来看，他知道锁到你这个影院，必须给排，现在都是有。

窦文涛：但是汪老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你就长年一直痛批烂片，今天大家都在说这个烂片烂剧，什么充斥咱们的视听。

你看，我这儿脑子里有俩观点，一个观点是咱们马家辉，我们香港的一个作家，他就说，他说这个烂片是必须要有的，他说你看香港电影，当然咱也不能说，王晶拍的都是烂片，但是香港人他就那么说。

他说这个是因为有王晶拍的，这么多的你们认为的烂片，它才滋养出了几个，《一代宗师》，或者是什么谁啊，滋养出一些好的，你即便是好莱坞，这一年生产的片子，百分八九十也可以叫做烂片吧？

汪海林：是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对这个烂片烂剧，你觉得它是不是就是像土壤一样，正常的一个现象呢？

汪海林：是，这个是正常的，一定是烂片是多数，但是不正常的是，有一些烂片被包装成好片，我是有这个嗅觉很敏感的，我就知道这是烂片，我不去看，但是如果说。

窦文涛：你怎么闻，你教教我？

汪海林：有些戏是，对，有几个演员他只要出现，它就是烂片。

李艾：能说吗，能说是哪几个？

汪海林：我觉得是，我一直有一个公式，我说这个只要出现小鲜肉演员，靠小鲜肉的颜值来卖的，这个戏一定是烂剧，你去注意，只要是。他（小鲜肉）如果是一个搭子搭在里边的，有一个老戏骨，好演员搭着他，他是配角，没问题。

你比如说《老炮儿》 没问题，你旁边搭多少小鲜肉没关系，因为主演是冯小刚，是吧？这些你去看这个，但是主演是小鲜肉，靠他卖这个戏，如果他再搭上大IP，（一定是烂片）。我有一个模式，大IP加小鲜肉，这个一个模式。

李艾：但是这个现在很火，这种模式。

汪海林：但是你看那个成功了没有。

李艾：但是电视剧很红啊，电视剧一塌糊涂红得。

汪海林：电视剧我就要说，电视剧跟电影还是有些区别，就是电视剧是叫，我们叫2B的，那个叫2C的电影。

窦文涛：怎么解释？

汪海林：2C呢，就是B2C是一张一张卖。

马未都：卖电视台。

汪海林：对，你那个电视剧是卖给机构，电影是卖给一张一张的票卖给一个一个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你操纵不了，很难控制，你要操纵他你就得花钱，就是比如说票补，真金白银你也得掏。

但是电视剧搞定人，是吧？哪怕网剧也要搞定人，说白了那么你何以搞定，人家也要向领导有交代，你就告诉他：有大IP，有小鲜肉，小鲜肉为什么可以卖钱？因为他有流量，他可以兑换成多少个观众看。

所以这个就可以，这些一切的一切，没有人谈到剧本，就是故事内容，它就一定是烂片。

窦文涛：他这编剧协会的。

李艾：也是也是，我听说现在卖片的模式就是，你的主要男女演员是谁，故事大概是什么，然后基本上就能定出，大概的价钱了。

马未都：他刚才说的票补我有点感觉，其实我也是在，就是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候，就看哪个电影卖的好，这不就票补起作用了吗？

汪海林：对，它的票房排前头。

马未都：对，我就去看看呗，反正真碰上过，就是特恶心的电影，特别恶心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就是，这个烂片高票房的这个问题，这问题你怎么解释？

汪海林：烂片高票房其实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一部分观众，这其实是冯小刚有一个论点，他遭到很多人痛骂：他说是因为有垃圾观众，（所以才有垃圾电影）。

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偏激的，就是说它翻译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很多观众的趣味，确实还是可能更适合看烂片。

窦文涛：所以烂片不应该当成个贬义词。

汪海林：是，它是跟你的整个大众的欣赏趣味是有关系的，就有一段时间的收视率，我们开始并不知道收视率被操纵了，然后我们就研究说，这几个戏为什么收视率都高，我们怎么努力超过它。

后来研究了一阵以后，我说我发现了，我们确实比较难找，它这些戏的那种劲。

就是它要有一种，你要找到那个劲，你的戏收视率一定高，就是要有一种傻…感。

就是找着了，而且你要创作者是真心的，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感觉里面去，你塑造的出来那个戏，就它一定收视率高。你还不能说我瞧不起你观众，我是有点勉强给你们写这个，你们不就是爱看这个，这不行，你得全身心的。

李艾：就是你得认可它，你得同意它。

汪海林：你是那个价值体系里的。

马未都：真心的装傻充愣。

窦文涛：因为现在我就发现，它有时候一环套一环真的容易，我那天跟一个广告客户就聊，我说你看，实际上呢谁关心最终的真相，比方说做节目的人，投了钱的人。我这节目要收视率吧，那这个收视率，咱是不是可以做一做，要口碑吧，口碑也可以做一做。

实际上对于客户来说，这个投放广告客户来说，他也是个经理，他也是个跟老板要交差，说你看我也是拿数据说话，我为什么跟这家投放，跟这个戏投钱呢，因为你看它这数据。

今天所谓的数据社会，数据摆着的，那他的老板也能认可，否则我又根据什么来定呢？那于是最后就变成，谁都没做错。

所以这个世界，我跟你讲很有意思的，我慢慢觉得汪海林提出来的，到我脑子里想到的，是个哲学问题，是个世界的本质的问题，我现在慢慢觉得，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大家都在似是而非的活着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就是似是而非吧。

有些时候，你看中国有句话，这个无为有处有还无，这个假作真时真亦假，对吧。

好，这个声势造起来了，你说它是造的，它是假的，可是也许真的大家就追看了，就像马爷说的，排片排行榜第一名，都去看，那人就是多了。

看到你的广告的人也就是多了，你的销售就是上去了，于是，你知道吗，这个世界建构成了，你说这事有意思吗？

汪海林：我听说有电视台直接，它电视台卫视不是有排名嘛，有某家电视台新的CEO上了以后，就开始买收视，买他们台的。

从来没有人这么干，结果买了一阵以后就不用买了，它还真上去了，它排名排到前面以后，它真上去了。

马未都：对，这种在商业上的这种托很多，你比如说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前门那个商业大街卖鞋的，每天早上都有15到20个人拖冲进去买鞋，他买完鞋，到时候上午十一二点，就回来就给退了，对，他们是领工资的，但是每天都会认真的去，后来就变成那个地方。

汪海林：真的挺火的。

马未都：对，天天火着，后来就不用他们了，就自动的托就全，还真不是托，后来就没托了，所以那阵商业的商托很多，那种商托它还不像，那个现在就是什么酒吧里的酒托，酒托他比较孙子。

就是他喝完了以后，他给你喝那酒不值什么钱，然后他算你身上，这种现在打击很重，他那还真没有，就是我买我的鞋，你旁边这样看着，你愿意跟着买就买，中国人的从众心理重。

窦文涛：其实我甚至现在，马爷我都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当然很多有知识，有文化，包括像汪老师这样，他们真的是有专业水准的人，他们就经常这个不满，就是现在我们给人民群众提供的都是一些什么精神产品呢？

就是当然有好的，有一些比如说《北平无战事》、《琅琊榜》，这都是有口碑的。有好的，但是确实充斥着很多特烂，他们就感觉特别忧心如焚。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，我甚至有那么一种观点，就是说，说实在的您发现没有，像咱们这样的人，您其实不需要这个工业为你生产什么，你明白吧。

你的精神生活很丰富，你自个儿在家里就看书，你玩个古董，你电视剧不好看你是可以不看的。

汪海林：看进去了也不会学坏。

窦文涛：也不会学坏，其实我有时候真觉得就是说，所谓有自己精神世界的人，比如爱听古典音乐的人，或者有个自己爱好的人，他你还真蒙不着他，他对他来说，他也不特别需要这些，有好片子的我就去看。

你要是遍地烂片，我就不看电影了，对吧？我的精神生活有别的去处，但是的确就是这种大量电视台的观众，大量的互联网的这种用户受众，他就需要很多东西来填充他的这个时间，那么你说如果最后就说他们挺满意这状况，都有流量了。

汪海林：大多数人就是接受你给他的选择。

窦文涛：对啊。

汪海林：他是被动的选择，其实你的整个的文艺创作往哪去，你就带着他往哪去，就是您刚刚说的，像我们这些人不会，你想带我们也带不走，对吧？

窦文涛：对啊。

汪海林：但是大多数我们忧心忡忡在于这儿，就比如说我最近说了这个，比如说盗墓题材的问题，马老师他收藏古董。

窦文涛：马老师盗墓盗得多。

马未都：盗墓的片子都跟盗墓没什么关系。

汪海林：但是又，您比如说像，我就最近觉得，你像《老九门》这个片子，九个盗墓世家，盗墓还世家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这片子就叫《盗墓世家》。

汪海林：不是，《老九门》说九个盗墓世家的故事，上来就讲这九个盗墓世家，有情有义的故事，就是挖坟各种，这种戏现在是我们主流，特别这一两年主流的电视台、网络平台，甚至电影在放的，大量的占据中心位置。

我觉得不是说不能拍，就这位置不对是吧，你最好的演员，最好的公司都在干盗墓，咱一年能拍出几十部盗墓的戏来，我觉得真丢人，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真的是。

我也说到这个问题，我就说这个盗墓从在刑法上是七年到十年判刑，强奸是七年到十年，盗墓是十年以上，无期，甚至死刑，我们国家盗墓是有死刑的，这比强奸还重，合到一块就是这个诲淫诲盗，对不对？

那我们创作，就是马老师他们那一代到我们这一代，其实每一代还是有一些传承的。因为我跟邹静之老师我们都还挺熟，他都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创作，或者什么会聊会说，这个文化上的这东西，比如说说某一个话剧，他说我看了，他说我看完就很难过，他说我见过糟践祖宗的，没见过这么兴高采烈糟践自己祖宗的。

所以这个东西吧，我觉得是一个我们，再不说就没人说，真的，因为他们这些戏还挣钱，你年轻人看了就觉得盗墓还挺好，还有崇拜那个的。

马未都：对，拍盗墓的这个影视剧特多，那一年好多，我看过好像一两部，但我首先我觉得它那个盗墓根本就不是盗墓，就怪力乱神也不是，全是胡编乱造，然后那里头，好，底下就成地下宫殿了，那而且都跟魔窟似的。

看完了我也记不住，是那个电影是谁写的，谁拍的，谁怎么回事，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就问，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事感兴趣，它就是有一个未知，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未知的暴富。赌博，谁也赌不过亚洲人，亚洲人谁也赌不过这个中国人，中国人敢把全家都抵上去，这过去为什么连老婆孩子抵在牌桌上，你知道吗？

他什么都敢干，那盗墓也是这个，所以这个盗墓就自古以来，就是很神秘的一个行业，这个行业呢，当然你刚才说什么九代什么的，那个是否有点瞎掰，那不可能，那个很不光彩的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就是我自己，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流行潮流里，我发现我是一个没什么主心骨的人，就是很多时候我比较倒霉都是什么呢？我就经常跟他们说，我说你看所有的事，哥们都有先见之明，我都知道会那样，但是最后我一定就从了你们了，一定从了之后自己掉沟里，这就是我的宿命。

就是什么意思呢？汪老师，我想跟你讲的是这个，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听你讲，听马爷讲，我都觉得跟我是一个价值观的，我这个价值观呢，但是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，我可能价值观塑造于80年代，那好比如说80年代，那我心里是觉得，你比如说我要是编剧或者我要是导演，谁都想挣钱。

但是我有个丢人的标准，这事我要干了，我是知道丢人的，当然丢人的事我也真干，但是真干，我也会跟人说承认，我说臊眉耷眼，这太丢人了，最好你别跟人说去，我偷偷让我把这钱挣了，我是知道丢人的。

但是与此同时，我有时候在这个社会里，我会产生自我怀疑，比如说我就一定是对的吗？还是社会变了，时代变了，难道说今天的这个90后乃至于00后这些孩子们，人家爱看什么？人家爱看偶像明星，难道说我就有资格去跟人家说，你们这导向不对，对吧？听听我的这才是好的作品，就是我又缺乏这种信心。但是我发现你们。

汪海林：我很自信。

窦文涛：很自信，就能很断然的就告诉别人。

汪海林：因为是这样的，影视作品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任何人都有这个权利，但是你要说哪个好哪个坏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的，因为好和坏有标准，喜欢和不喜欢没有标准，我知道什么好还是坏，我要告诉他们，这就是我做的事。

李艾：但是我看见很多人，其实看这些影视作品，他就是一个消磨时间，他可能也没打算从这影视作品里头得到一些什么。

我有时候看这些片子吧，就比如说大热剧，我甚至带着一种就看他有什么槽点的这种想法在看，它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，我并没有投入剧情是吧？我就看，真傻，这演员演成这样，这剧情太二了，然后还上微博去看一下，有时候还看一下弹幕，弹幕也在骂，你有时候跟着一起骂，它其实是一种我工作之余发泄。

汪海林：对吧。

李艾：轻松。

汪海林：烂片给你的娱乐性可能有的时候还高于好的。

李艾：不好意思，有时候还真是这样的，特别是看着弹幕一起，大家一起在那吐槽，有时候还挺过瘾的，这事属于大家看影视剧，可能还真不打算从那里头得到一些什么养分，比如说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，也许人家可能好的作品，可能搞不好真能给人这样的滋养，但很多作品可能就是，我们就是消磨一下时间而已。

马未都：你消磨可以，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全是这类片子，那就把这个国家的彻底搞烂了，这个心态也搞坏了，然后社会的价值观一旦发生混乱，每个人都会变得不舒服。

我们今天很多生活中感觉不舒服，是社会价值观的这个改变，每个人因为最近，你比如说你排队呢，前面有加塞你舒服吗？你不可能心里舒服吗？那他凭什么加到前头去，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价值观就是我插到前头我快，对不对，他不管你后面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就是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烂片，是指我们比较泛泛的是指影视剧，是吧。

电影另说，这个电视剧里确实有，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我很少完整的看，打开电视，我们的红军你这个描眉画眼，就实在让人不能容忍，而且太重了这妆，而且这妆完全就是舞台妆，那个化得干干净净的，拍过雪山过草地，那怎么走，因为实在是让我们心里。

还有哪个不能容忍，就是我有回看一电视，拿弹弓的打飞机，你这个。

李艾：我知道那个。

马未都：就我看他用手榴弹炸飞机，我说你们太就不知道你能扔多远了，那手榴弹我们都扔过，它扔不了多远，而且你往上扔，扔不了多高，您还得把它这样，就是完全欺负人的那个这种影视剧，我看完了我觉得它也就是一乐。

但是这种东西假设就出现一个，大家一乐过去了，你要铺天盖地的都是这种东西，那你肯定对民族的这种心智有伤害，对不对，是不是。

窦文涛：这个我有一点感觉了，就是他要是老看这种违反物理学的东西，就是比如说老百姓观众慢慢把这个习以为常了，就会激发出他们一些浪漫主义的情绪，是吗？

马未都：对，我还看到一个，那个当年我特别想闹清楚，我看的是什么，就是一男一女拿着两支手枪，至少打了四层院，打好几百人。

我见那里头的人还打着麻将，我说里头的人都聋了吗，就是他那开枪都违反常识的这种，就是乱打，就是所有人都是撞到子弹上了， 那你这种片子真的是，我看着当然对我没多大伤害，但是你常年就这种片子大行其道的时候，我们的民族他们就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海林，你这编剧你这纪检委，你发现是一些什么案例。

汪海林：你比如说我就一直说，你比如说抗日剧，抗日剧你怎么样判断它是不是一个雷剧或者神剧，它只要出现日本女军官，日本女特务，这就肯定是。

窦文涛：川岛芳子。

汪海林：不是，川岛芳子她其实是一个中国人，她其实是一个满洲人。

窦文涛：这还真分得清。

汪海林：还真是，但是因为日本里边没有女军官，日军里边就没有，你首先就违反常识，这老穿个日军制服一女的，好嘛，胸还挺大，然后描眉画眼，然后还穿着大马靴，这些都是一看就是雷剧，这就是瞎编的。

还有这个各种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叫杰克苏，玛丽苏，是吧。

李艾：霸道总裁跟小萝莉，类似于这种。

汪海林：玛丽苏是网络的一个说法，小女孩想象的自己，我是绿色的头发，蓝色的眼睛，然后我去我们中学，然后我的那个男同学，这个男同学他们家有六百多亿，那个男同学是国际总裁，一千多亿，他们都开那个超跑来，什么什么，请我吃肯德基什么的，这个叫玛丽苏。

全是所有都爱我，这个是玛丽苏，这个玛丽苏模式呢，就进入到我们各个电视剧里边了，古装的、穿越的、现实的，然后呢一般来说，这个男的是一个霸道总裁，男的就是对谁都特厉害都很凶，就是对这女的就是百依百顺，恨不能给她跪下，就是一定会有跪下的戏，就是类似。

李艾：对，是的。

汪海林：这就是他这俩再搭上，就是这男的是杰克苏，或者是叫玛丽苏。

窦文涛：桃酥。

汪海林：对，然后这个霸道总裁他们那一组合。

李艾：你说这个会不会。

马未都：这有一套路。

汪海林：这一套路现在各个戏都这样，电视剧。

李艾：会不会影响两性生活，就是女生会觉得男的必须都得这么对我才行。

汪海林：是。

李艾：现实中会吗？

汪海林：是，对社会危害性很大。

李艾：你们感觉现在的小姑娘会有这样的变化吗？就是说觉得男孩子都得像电视剧那样对我才叫爱，否则就不是爱，会有这样的变化吗？

汪海林：我觉得对我们编剧行业影响很大，其实各个公司呢，制作公司他有小责编，责编呢负责剧本，就是说编剧要跟责编谈，我们公司投不投，往下怎么走，剧本怎么改，小责编他们说现在都是90爱看。

所以小责编都是90后，工资也不高，但是他要是跟你剧本说，你这不行，就是多大编剧在他们面前，你这不行你得改，90后我们不喜欢，说为什么，说你这男主角不能看别的女的，从头到尾就爱女主角一个人，我说那中间要有三角关系，这是我们以前就是，那不行，三角关系可以别的女的死气白赖追他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，现在必须这么写，现在就是这样。

李艾：那这样的话，现在女孩子对自己未来一半的要求很高，如果受影响的话，如果大家看完这剧以后，真的就是受到影响。

汪海林：不是，他们就是因为在生活中做不到，所以你们电视剧你们再不让我们实现一下。

李艾：那如果能够分得清，能够拎得清，那也行，要不然它还挺影响生活的。

窦文涛：这个事就是我现在就觉得，看这个就看不清楚，就是说咱们过去老说，就有个异化现象，哲学上讲什么事发展发展，会变成另一个东西。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，说你现在观看的行为，比如说要照我看，对吧？我不可能看弹幕，我要看弹幕就是先看完这个戏再看一遍弹幕，那我就要看。

可是现在你不能不承认，就是说你那个戏烂不烂，也不太有所谓了，因为被遮住了，他的戏要烂呢，我就看看词，看看弹幕，弹幕好笑，我就看弹幕，于是你看，你说它是不是出现了异化。

汪海林：窦老师，弹幕现在也是营销的一部分，说这一次你们的戏有没有人做数据，有没有人去做弹幕？这是由制作公司投入，要有人去专门做弹幕。

窦文涛：弹幕都是做的，有很多是这样的。

李艾：这叫做带节奏。

汪海林：对，现在有一个行业内，有一个话叫裸播，裸播就是你这个剧就跟以前一样，我把电视剧卖给你了，我就不管了，我也不买数据，我也不买口碑营销，我也不做弹幕，这叫裸播。

窦文涛：我的天哪，我觉得现在让我觉得有点危机感了，他这么一说，就是你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学大众传播学老师讲过，就是说有两种理论，就是一种理论大概叫魔术子弹论，这个魔术子弹论就是认为人都是傻的，观众都是完全被动的，就像魔术子弹就是发射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，发射给你什么，你就接受什么。

当时我们还认为这种思想是简单的，我们倾向于认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，观众也会做出反应，观众不喜欢的观众会反对，从而影响创作，可是现在你讲的很多现象，让我老想起这个魔术子弹说，就是说也有可能不知不觉间，大面积的人群就是接受了，就视之为常了。

那就是它就包括你比如说，为什么我说很多现象就改变了呢？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小鲜肉，那么它是一个粉丝崇拜的现象，那么某种程度上你说它是个戏，这又出现了异化，就是你不如说，我们就是想看看我们的偶像，他演的好或者你们说的那个演技、剧本、思想，我们看看他行吗？

那不外乎就是通过电影看，还是通过粉丝见面会看，就这事我们去的是这一路了。但是呢，像我们的这种创作者，就觉得你伤害了，就这种异化伤害了这个行业的发展，是这意思吧？

汪海林：是啊，那你找我写剧本干吗呢，就是他就出来亮亮块就行了，ppt 电视剧。

窦文涛：还有PPT电视剧。

汪海林：对，就是他们就摆各种造型就行了，就拍得美美的就行了，然后您还玩命让我们这个剧本这么改那么改，还不能看别的女的一眼，这么费劲，我们叫包饺子喂猪，就是既然你就爱看这个，你就早给我们说清楚，说明白不就完了吗？

我碰到过一个事，那个演员，小鲜肉或者什么的，女演员在那儿演，然后呢，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个新闻，说某个剧组的女演员，别的组的我认为是，这个说词背不下来，就说1234，我一听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拍桌子，我很生气，我在剧组里，我说这种女演员要敢在我的戏里面这么演，我就敢台词写1234，你得照给钱，因为她收钱了。

窦文涛：她念哆唻咪发。

汪海林：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演员跟我说，哥那个咱现在这个戏些女主演就天天就这么演，她是老板的女朋友，女一号，我说那算了，这回算了。

李艾：这回算了。

汪海林：那能咋办呢，她老公是老板。

马未都：我这个听，因为我认识一些演员，演员能认识我的年龄都偏大，他给我讲，就讲说现在演员年轻的，不做功课也就罢了，来了以后说什么戏，什么情绪，说是悲哀还是高兴，然后什么台词，台词没看着，看两眼说行了，然后题词后面有个题词的。

题词呢，他说我听的是都是叠音，就是它这个，那一个题词的他要还说一遍，他跟他有时间差。

窦文涛：就是我爱你，我爱你。

马未都：然后说我这就别扭，我这个好，我跟你对着戏，那所有的声音都是叠着过来的。

窦文涛：立体声。

马未都：火的也不行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这个现在都是，大家最后就变成所有人都放弃理想，放弃梦想，放弃职业操守，就是说我对付完今天，我走人了，以后这种剧组我也不来了，就都这态度，这种非常厉害。

汪海林：用提升，大量的用替身以后，我们知道就是有演员，就是让他跟一麻袋演，他咣把那个人，他得是把对手摔倒在地上，然后指着他骂嘛，他指着骂的时候呢，这儿就没人了，这儿有一麻袋，这个演员始终就没来。

他先是摔了一个替身，然后指着一麻袋，说演十分钟戏，说的最后这演员都哭了，说我没跟麻袋演过。

窦文涛：这个能练成演技派，这个能练成演技派。

李艾：但是我也听说有制片人呢，他们会随时的沟通，就是他们会内部通气，说我这回用了哪个演员真的不行，比如说我这回用了一个女演员，她每天晚上都出去玩，然后到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，就是来拍戏的时候，然后都要问今天拍什么，然后就说自己肚子疼，回自己的车上开始背台词。

她还背，背台词，但是她不管前后是啥，因为她来不及，来不及做功课，她到了演，她就怎么演呢，她就一个表情演，因为你无所谓，这样的话，你前面的剧情是啥，后面剧情是啥，她都能接上，而且她的粉丝会自我想象说，你看她这个演法，是吧。

对吧，很有深度，她那个不行于色，就是你知道，但是制片人是知道的，就说这个人不能用，他们几个制片人，大制片人下面他们也会沟通，也不是说。

汪海林：制片人现在很可怜。

李艾：真的吗？没有用是吗？

汪海林：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制片人出来说，我觉得他们被欺负成这样了，我一个编剧老出来说，我说买收视率的事，这个钱是你的利润，这钱应该是你腰包里的钱，你给逼着给掏出来买，上一次就有一个制片人就是这样。

然后他说他收视率低，要把他剧给撤下来，然后呢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知道他很难过，我说这个时代，我有你这样一个朋友我也很满足，你看所有人都买，你能够坚持不买，对吧？撤档也不买。他说兄弟我买了，我买错了，说这玩意还有卖假货的。

窦文涛：真是，你说大家是天下攘攘，是因为皆为利来，所以呢既然这样，咱就都别太较真，你们当初这些艺术，学编剧学文学学什么的人，你们的理想，你们对创作现在还是怎么看呢？

汪海林：就是想到了各种可能性，没想到就是说你最后的这个标准，衡量我们的标准要花钱买。

马未都：这太可怕了。

汪海林：这个是我们接受不了的。

马未都：对，而且你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就被资本操纵啊，这就等于是。

马未都：是的，而且是你如果不买，你就是等死，就是简单的说大家都在加塞，你说我遵守纪律，那你永远在最后头，你就活不下去。

汪海林：是，现在是什么？就是买片费用，我不说哪个台，你卖了150万是吗？我给你50万，电视台给你50万，剩下的钱收视率达标以后付，这50万是给你去买的，那你不买，后面100万没了，你说制片人是不是被逼成去干这种事，所以我们一直说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到处都是犯罪嫌疑人。

我觉得这个从去年开始，就是有个五部委（14条）一个联合通知，就是关于电视剧的管理的问题，要综合治理。

李艾：这么说来，你如果这么样说的话，那现在这些演员们，就是这些明星们，他们在微博上的什么热搜。

汪海林：很多都是买的，热搜是有钱可以买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没买过。

李艾：不是，我看到他们有说买热搜，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肯定还是，就是他肯定有些人是干这事的，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不会干这事的吧。

汪海林：反正有一批演员，你看到他其实没有作品，但是他还挺红的，他就是靠各种手段做的。

窦文涛：那有没有可能是，有你刚才说的那种色情狂呢，人家有人就是有魅力，好多人就喜欢看他的这个样貌，身体，发型。

马未都：有，它达不到数值，现在什么色情狂她不是非看，这有什么好看的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马未都；对不对，它达不到数值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看这种现象我们都是独有的，你像演员，演员的职业操守，你在美国演员工会，你在日本这样的演员，日本很多那个演员敬业。

如果你要是这样的，就是来了现背词，说1234的话，你就被这个行业开除了，你再也没有机会去做，你得尊重自个儿的行业，对吧，这是一方面。

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市场，市场到底卖多少，原来我说过一个，好多人骂我，我说什么呢？我说以后电视剧另说，电视剧你是在家里看的，看电影以后电影没有电影票，就是买一张卡，我这一年我喜欢看电影的人，我买1000块钱的卡，我不喜欢，我买一个200块钱卡。

我进去时候一刷卡，只要不好，我半截就出来，一刷卡我就止付了，我这电影可以买多少分钟，你知道吗，那当然，我们本着这个公平的原则，就是开场半小时，后半场半小时是不能退票的，对吧，防止你进去耍赖，但中间我是可以止付的。

因为电影的这个作为消费品，它跟所有的消费品都不一样，我们的消协是，你买这把壶，你觉得不好你就无理由就可以退掉，是吧？电影怎么退，你看眼里去了，那真有你看了没几分钟你就走了，你找谁去？那如果这个卡这样一刷，那就把电影就把好的坏的全给弄住了。

我一说，搞电影是咱熟人多，好多人骂我，说你这一招太损了，他们就是说。

汪海林：我们指着拍烂片儿的过日子呢。

马未都：对啊，他们现在就是，你看宣发费高吧，为什么票补，还有什么就是各种这种水军都出来说呢，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给搞进去，诓进去，你只要一诓进去，你今儿倒霉了，今儿这破电影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比如说就刚才咱们讲，即便是美国好莱坞烂片也是大多数，那么就是说它从这个牟利的这个渠道上来讲，这个真正好的东西，它在商业上是真的能得到足够多的奖赏吗？

汪海林：他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是有两个体系，一个体系是，就是经济体系，经济的衡量标准，还有一个是价值体系，就是它颁奖、评奖和整个的长线的收入。

它好的文艺片，它是一个长期的收入，不是靠一次两次，一个月内什么回款。咱们国家有一个问题是，比如说小鲜肉的问题，小鲜肉的问题，我觉得他有他存在的空间吧，你有人喜欢愿意为他花钱可以。

但是咱们主流的，你比如说评奖，评奖，演员的奖励，你就要看看他有没有演技是吧？前两天我在参加那个演员的一个中国好演员的评奖的问题，我说这个年轻组的男演员的候选名单里，我说第一，我认为很多不是演员，像美国的演员，你像迪卡普里奥，小鲜肉的时候不给他奖，有些戏演的还不错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汪海林：就不给他奖，知道《荒野猎人》，弄出个大胡子，都被母熊给强奸了，给了。这是什么？它的主流的这帮，掌握着话语权的人，牢牢的把握着它的价值体系。就是年轻演员你要往哪个方向奔？按着小李子的这个方向奔，就是你主流拥有话语权的人要去引导的。

就是有些小鲜肉，我觉得他又挣那么多钱，粉丝又多，又不会演戏，这都没关系，但是你再给他一个最佳表演奖，他不会表演。

窦文涛：这就是个导向问题了。

汪海林：这就是你的导向。

李艾：这个我特别同意，就是如果说，他只是因为粉丝多拿了最佳表演奖，那我觉得这个就。

汪海林：他们就颁奖仪式，需要有影响力的人来领奖。

马未都：现在领奖已经就是说谁的粉丝最多，谁就占便宜。

汪海林：谁就来呗。

窦文涛：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当代艺术当中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第一个，你比如说杜尚的那个小便池，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。可是这个窦文涛的小便池你就有点恶心了，对吧？就是所以说像我给你提及。

我把这个例子转移到影视剧上来说，你比如说周星驰，周星驰对中国的这个喜剧有很大影响我认为，包括对烂片都有很大影响，那从他当年这么横空出世，你怎么评价他带来的影响呢？他可以颠覆你们所谓的传统的，认为的那些个好的。

汪海林：当然，他是典型的一个后现代文化的一个代表，后现代文化就是它颠覆结构，就是把原来中心人物都给结构掉，崇高也解构掉，把原来的边缘人物变成中心人物，就是比如说拍，有一个我经常举的那个例子，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，猪八戒变成男一号，孙悟空是配角，这就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。再一个它一定是商业化的，它跟商业，这个跟以前的，就是现代主义不同，现代主义是反商业的，后现代主义是跟商业高度结合的，那么这周星驰是典型地符合后现代文化的特征的。

窦文涛：那跟你说的这个烂片儿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俩概念。

汪海林：他是了不起的后现代文化的代表的作品，他在艺术上其实是水平很高的，包括他的表演艺术上的水平很高，其实我们看，你比如说看这个唐伯虎，他以及他周边所有人的表演体系，它是一个完整的，除了巩俐没有融进去以外，巩俐说这是什么，这是在乱演。

但人家是有一个很高的假定性，咱们国内的很多戏，说我要拍戏喜剧，周星驰就模仿，你一模仿就觉得特恶心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我就看了相当一部分，这个烂片烂剧，我觉得都是从周星驰那学来的。

汪海林：因为周星驰是个大师，他那样演看上去很容易，但其实很难。

李艾：但我记得刚开始周星驰出来的时候，我的父母辈都在骂，说那是大烂片什么鬼，什么乱七八糟，什么无厘头，这是在说什么，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，你这么一提醒我，我好像有点印象。

窦文涛：你说的这个我还真的觉得，你要说父母辈，你比如说我春节一回家，我就陪着父母看电视，我的父母就是锁定某一个那个频道，比如说综艺节目从早到晚，你知道吗？

我要孝顺父母，但是你陪着看十几个小时以后，我天呢，我真的饺子也吐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父母就是爱看的，好，我给他看看我爱看的，咱比如说咱给他看美剧，我爸爸妈妈根本看不懂，他已经失去了理解这个，就所以说那个马爷你刚才讲的，就是是不是一个民族确实存在着一个智识水平的一个问题。

你比如说上次来咱们那个徐浩峰老师，他现在是北京学校编剧，他现在也很困惑，你比如他就说，他说我们老师教给我们，这个编剧的水平话要反着说，比方说戏里边要说李艾我爱你，那恰恰这个台词应该说我不爱你，对吧？

他说可是现在我们这本子一拿出去，那制片就是说直白点，你爱他就爱他马未，对吧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全是这样直白的，一听就懂的是吧？那最后这个就说他的意思大家都挺忧国忧民的，就是这个民族的观众都变成习惯于理解最简单的，稍微一点幽默，稍微一点拐弯，他都不愿意动这个脑子。

马未都：增强文学性相当于自杀，含蓄之美没了，没了，你含蓄啥呀。

汪海林：就我刚刚说的包饺子喂猪的问题，我觉得我们国家呢，其实在文化上其实可以去参照一下日本跟美国是怎么回事，日本是不断的有这个边缘文化出来就是，就是它主流文化就向边缘文化靠，都去学它，然后日本的电影就越来越不行，它全是边缘。

但是美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它好莱坞八大公司也好，什么的，它一直在关注边缘文化的发展，它在看，好的独立制作的作品，好的独立制作的导演，跟主流的完全不一样，我把它吸收到主流来，主流就越来越发展壮大，所以它越来越强。

我不怕你边缘的颠覆的，我给你收编了，日本是你这个有意思，是革命性的，我向你投降，所以日本这个道路其实是危险的，不好的不对的，好莱坞这个是对的。

所以我们国家现在面对的一些新的文化转型，因为我们说青年文化抬头，边缘文化有可能成为中心文化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中心文化跟它的关系，主流文化跟它的关系要处理好，你不能像日本那样。

窦文涛：就是我现在慢慢明白了，就是说有过去咱们有的年代，其实中国人民要不说这胃口也挺能吃硬货的，就是说好多时候，它在西方是小片种的艺术片，比如说探讨一些畸恋乱伦，对吧，但是咱们包装宣传成主流大片，这个对它就是对一个老百姓的这种思想，有时候就形成太大的震荡。

你比如说我发现美国好莱坞这种，它基本上还是主流价值观，比如说这人热爱国家，父慈子孝，对吧？这个爱母亲。

汪海林：家庭要稳定。

窦文涛：家庭要稳定，就是说这些东西也许对于某些个人来说，他觉得人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选择，但是它好像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工业，他的确就是考虑到，仅仅是这个不同文化水平的大多数人，他们要是整天看这个，就要把人思想搞乱，是不是这么个意思？

所以就是我现在慢慢明白，您说这意思了，就是说这也是咱们现在说的，就是过去你看孟子。就是到什么齐国去，就讲了一句话，我这印象很深。

这齐国这国王说，你来了你这么大的思想家，你对我出点什么招能对我有利，对吧？这个孟子最后说了一个，大王何必曰利，说如果就是都讲，利字当头，是吧，国与国咱也是对我有利，人与人对我有利，如果全是这一水的，那就最后就是自取灭亡呗。

所以其实在这儿，它确实有个义利之辨，这个就是说你得有另一个标准，你比如说电影评奖，电影评奖这就是让人知廉耻的对吧？你知道这东西有面子，那东西叫丢人，那你丢人的也许钱挣着了，你也是个平衡，就是这社会要不是得有两只脚都能立得住，是这样。

汪海林：您总结的非常好，是这个意思。

窦文涛：这就是汪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一席，对中国影视剧的忧思。谢谢谢谢。

END